

仁

獄

類

編

仁獄類編卷之十二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游叔常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燭奸凡一百三則

蓋易象之及刑獄者凡四。而皆取象于火。貴明也。明故能照。能照故不可以僞眩。明故能慮。能慮故不可以猝搖。明故晰理精。晰理精故不可以非理罔。明故見事定。見事定故不可以疑事。

嘗閱牘而探其竅。察詳而得其情。視色而核其衷。按末而徵其始。如鑑之空。如水之澄。凡妍媸沙礫。舉無所匿其情焉。是則明爲之也。世蓋有鉤竈以爲明者。此無容鉤也。又有摘發以爲明者。此無容摘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燭奸者。先覺之謂也。爰彙燭奸。

子產辨哭聲

鄭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夫者也。

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衰。而懼。是以知有姦也。

黃霸察婦情

漢黃霸爲潁州守。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同娠。長婦胎殤。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霸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弟婦恐致傷。因而放與。而心甚懷愴。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服。

東海得吏由

漢光武時。詔天下檢覈墾田戶口。諸郡各遣使奏。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問吏由。抵言于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明帝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

重問知被殺

高柔爲魏廷尉。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遂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

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不還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陳殺禮始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卽得其屍，詔書復盈子母爲平民。

孫亮辨鼠糞

吳廢帝孫亮嘗暑月遊西苑，欲食生梅，法當用蜜。

和之。使黃門以銀瓶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素怨吏。乃以鼠糞投蜜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卽呼吏。吏持蜜瓶入。亮問曰。旣蓋之。復覆之。無緣有此。黃門非素有求于爾乎。吏叩頭曰。彼嘗從臣覓官籍。不與。亮曰。必爲此也。乃令破鼠糞。糞甚燥。亮曰。若鼠糞先入蜜中。當內外俱濕。今內燥者。槌之也。於是黃門伏罪。

胡質察囚色

魏胡質爲常山守。有東莞人盧顯。爲人所殺。而賊

未得質知顯與人無讐而有少妻乃悉集比居少年有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之若首伏殺顯

曹攄收門士

晉曹攄轉洛陽令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取以燎寒耳詰之果伏

孔奕辨非酒

晉孔奕爲全椒令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

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司馬辨刀削

北魏司馬悅。歷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于道。郡縣人疑張堤爲劫。又于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惟得一刀削。悅取視之。

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歎引靈之。又于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罪。

同飲得盜金

西魏柳慶。文帝時。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莞鑰。無何。緘閉不異。而竝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

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又問曰。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

鞭絲辨食鷄

傳琰仕齊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二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掛團絲于柱。鞭之。視有鐵屑。廼罰賣糖者。又有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殺鷄破嗉得粟。罪言豆者。境內稱爲。

神明

薛胄察僞官

隋薛胄。高祖時。除兗州刺史。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卽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已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入固請胄。胄呵君馥曰。吾

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坐。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僞。

韋鼎識劫姦

隋韋鼎字超盛。文帝時除光州刺史。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于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奸謀。其人驚懼。卽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于夜逃亡。尋于寺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

死獄成。上于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誘姦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以此客遣人掩僧。併獲賊物。時人咸稱其神。

至遠詰士姓

唐李至遠。遷天官侍郎。知選事。偶有疾。令史受賕。多所絀易。有王忠者被放。而吏謬書其姓爲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人。無士姓者。此必王忠也。吏叩頭伏罪。

餘令廉僧姦

唐郎餘令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爲浮屠積薪自焚。長史裴斐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遺茂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母輕往。照試廉按。果得其奸。

杜亞察誣毒

唐杜亞鎮維揚。有倚郭之巨富者。邸店僮僕。類于王侯。父亡未期。有繼母在。奉之不以道。母憤恚不勝。後稍解。因元日上壽于母。母觴酒于子。子受之。欲飲。疑酒有毒。覆地地墳。乃詢其母曰。以酖殺人。

上天何祐。母撫膺曰。天乎。天乎。明鑒在上。何當厚誣。雖死不伏。臧者擒之。至公府。公問曰。爾上母壽酒。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又問曰。母賜觴。何來。亦曰。長婦之執爵也。又問曰。長婦何人也。曰。卽此子之妻也。公曰。爾婦執爵。毒因婦起。豈可誣爾母乎。乃令廳側劾之。乃知夫妻同謀。欲害其母。寘之于法。

裴均察盜犬

唐裴均鎮襄陽日。里人之妻有外情者。乃托病于

夫曰。醫人視妾病云。是骨蒸。須獵犬肉食之。必差。夫曰。吾家無犬。何所致之。妻曰。東鄰有犬。每來盜物。君可繫而屠之。若得犬食。死亦無恨矣。夫如妻言。果屠犬以獻之。妻乃以食餘者留之。篋笥。夫偶外出。妻命鄰人告之于公公。鞫之。立承。且具述妻前後之故。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躡夫于法耳。復劾之。具得其情。乃處妻及外情者。俱付法。將其夫釋之。

元膺知詐喪

唐呂元膺鎮岳陽。因出遊賞。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喪輦駐于道左。男子五人。皆縗服隨之。公曰。遠葬則休。近葬則省。此姦黨爲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內皆兵刃。公詰其情。衆曰。某盜賊也。欲謀過江掠貨。是以假喪輦。使渡者不疑耳。更有同黨數十輩。已于彼畔期集。俱擒之。付于法。

韋臯劾司店

唐韋臯鎮劍南日。鄉俗之弊。見逆旅大賈。有貨殖萬餘者。因病而斃之。所有財貨。十隱七八。因茲多

致富盛。公察知之。偶有北客蘇延。家屬大鹵。因商販于蜀川。得病當夜而卒。以報于公。公使驗其簿。已被店主易其文字。纔遺一二。公乃究尋經過。密勘千里。屬辭多異同。遂劾其司店者。立承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張二十餘人。悉命付法司。由是劒南無橫死之客矣。

行成叱盜驢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于

街中見之。叱之曰：彼賊住！賊下驢，卽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驢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

韓滉聽哀懼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晉公登萬歲樓，宴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曰：在某橋某街。詰旦，命吏捕哭者，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罪，守于屍側。忽有大蠅集屍首，因

發髻視之。果婦私于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更以爲神。因問公。公曰。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吾聞鄭子產曰。夫人于其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旣死則哀。今哭不哀而懼。是以知姦也。

崔黯搜帑財

唐崔黯鎮湖南。有惡少不爲鄉里所容。乃自髡鉗。依佛教。假託焚修。幻誘愚俗。積財萬計。公初到。懼事露。乃投牒請脫鉗歸俗。公問曰。爾教化三年。所得幾何。曰。旋得旋用。公曰。費用造設幾何。曰。三千

餘貫公曰給者既知納者不記決有隱欺乃搜其積蓄有妻子滿室遂劾其矯妄之罪以財物施之貧者

張輅察佛語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畫林僧院有鐵佛可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日或云鐵佛能語其徒衆稱贊聞于鄉縣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或聞佛語以垂教誡縣鎮申府時劉知遠鎮鄴莫測其事命衙將尚謙齋香設齋且驗其事復命言其妖僞有三傳張輅請

與尚謙偕行。詰其妖狀。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道場。張輅潛開僧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回謂尚謙曰。果犯法欵矣。乃令謙立于佛前。輅却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聲具說僧過。卽遣人擒治衆僧。取其魁首數人。上聞。就彼戮之。張輅奏授長河縣主簿。以酬獎之。

高尤核殺妻

五代周時。高尤。除刑部郎中。宿州民以刃殺妻。妻族受賂。僞言風狂病瘖。吏引律。不加拷掠。具獄。尤

仁術類編卷之二十二
云其人風不能言無醫驗狀以何爲証且禁繫踰
旬亦當需索酒食願再核必得其情周祖然之卒
寘於法

審玉詰僧奸

宋王審玉咸平中知鳳翔府有桑門乘傳而西以
市木爲名威動府縣審玉曰此有所恃而爲也因
按詰之盡得其奸狀杖其背械送闕下

張詠勘賊僧

宋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

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旣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行于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爲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劉沆鞫僞券

宋丞相劉沆。章獻朝。知衡州。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因欺鄰人老而子幼。乃僞爲買田券。及鄰人死。持券奪其田而訟之官。久未能決。沆至。又訴。尹氏復出積歲戶鈔爲證驗。沆曰：若田百頃。

戶鈔豈止此乎。始爲券時。嘗如勅問鄰乎。其人多在。可取爲證也。尹氏不能對。遂伏罪。

尹洙誅冒產

宋尹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產。鄰人証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爲戶。詰之。曰。後五年始生。安得賀姓邪。女遂伏。

公亮識從偷

宋曾公亮知會稽縣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執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偷耳索之果然

察色知殺弟

宋申錫仁宗時爲晉陵尉有民訴弟爲人所殺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

蔡高訊盜殺

宋蔡高景佑中爲長谿縣尉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蔡高遂召里中畢會環坐而熟視

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

食肉辨左手

宋王維熙景佑間調鹽城尉。州嘗有羣飲疑獄久不決。州以屬尉。惟熙脫械勞之以酒。問曰汝用左手而死者傷右。尚何辭。囚曰讐此人久矣。幸其醉扶之。官得其情。死。不恨。

楊繪察盜縑

宋楊繪仁宗時知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

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于庭。一訊具伏。

李繹刺殺姪

宋李繹。仁宗時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繹問曰。若有讐邪。曰無有。曰有失亡邪。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姪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

望煙知竈數

宋呂居仁官箴載。仁廟時有爲西京轉運使者一

日見監窰官。問曰。所燒柴凡幾窰。對曰。十八九窰。曰。吾所見者十一窰。何也。窰官默然。蓋轉運使晨望窰中所出煙幾道知之。

張逸辨囚色

宋張逸。仁宗時知益州。華陽騶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

純仁辨中毒

宋范忠宣公純仁提舉西京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鰐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旣中毒而尚能終席者。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鰐。其曰毒鰐肉者。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耳。實儋年醉歸。毒于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章頻辨朱墨

宋御史章頻知彭州九龍縣。時有眉州大姓孫延

世爲僞契奪族人田久不決。運使委頻驗治。頻曰。券墨浮朱上。決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旣引伏。其家人復訴于轉運。更命知華陽縣令夢松覆按。亦無所異。頻用是召爲御史。

程戡斷圖謀

宋程戡知虔州。民有相讐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讐。乃殺其母。置于讐人之門而訴之官。讐不能自明。戡疑之。或謂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邪。

親自劾治。具見本謀。乃伏法。

視色得真盜

宋薛顏以少府監知江寧府。邏者獲劫人。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真盜也。械之。果引伏。

公綽辯斷腕

宋侍讀呂公綽嘗知開封府。有營婦之夫出外盜。夜入舍。斷婦之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讐。不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狀伏法。

仁翁類稿卷之十二
安禮辨匿名

宋王安禮知開封府。邏者廉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抄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略同。其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邪。曰。有。持筆來。售者固拒之。怏怏而去。其意似見銜。卽命捕訊。果其所爲也。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目爲神明。

明道辦瘞錢

宋程明道調鄆縣主簿。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

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明道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又問曰。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間。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明道詰張翁

明道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明道質其驗。

因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明道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

元絳辨僞券

宋元絳神宗時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與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爲証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州州使整母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駭謝卽日歸整田

薛向辨寄書

宋薛向擢京兆戶曹。有商胡賁銀二篋。出樞密使王德用書以寄其弟。向適監稅疑之。曰。烏有大臣寄家問。而委胡人者。鞫之果妄。

大防治奸僧

宋呂汲公大防。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庭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卽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遁去。

壽昌詰賂囚

宋朱壽昌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及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婚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又詰之曰汝且死書僞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顧直又不壻汝子將奈何囚悟涕泣覆面曰囚幾悞死以實對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

林攄詰吏民

宋林攄爲開封尹大駟負賈錢久不償一日盡輦

當十錢來。賈疑不納。駟訟之。攄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決也。攄曰。令未布而賈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者。退詢之。得省吏主名。寘于法。後知楊州。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人以告。攄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貲。殺之耳。指蹤物色。得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也。

李疇止發棺

宋李疇爲開封推官。有宦者李克良。訴其叔父死。疑爲讐人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可。

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克良有奸。後窮治。果克良與其叔父有怨。

南公問兒齒

宋李南公知長沙。有嫠婦攜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夫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而齒尚何爭。命歸兒族。

辨年折僞券

宋程邁黟縣人。除提舉江西常平。民有訟田者。二

十年不決。邁閱其牘。問訟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爾所賣券。乃慶曆三年。時方七歲。安能妻財致產。訟者嘆以爲神。曰蚤二年遇之。可以無訟。

公弼核綱舟

宋石公弼。徽宗時。調漣水丞。時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伯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爲此說。卽收捕窮治其罪。

師道辨吏訟

宋种師道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逾二年不決。師道覆閱案牘。窮日夜不竟然。所訟止母及兄耳。已引吏詰之曰。母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擾鄉里。足未吏叩頭伏罪。

諱角竟妖獄

宋何執中調台。毫二州判官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

師張角諱耳卽扣頭引伏

之邵神發擿

宋程之邵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
紹曰遺火有主藏吏殺四婢人無知者之邵發擿
岐人傳誦

徽宗疑蟾芝

宋李諲南公之子徙永興軍僞爲蟾芝以獻徽宗
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解坐
罔上貶散官安置

壽隆疑火死

宋朱少監壽隆知彭州九龍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豈有盡室就焚，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逾月果獲殺人賊，乃先殺其人而縱火耳。

請判得匿女

宋新安汪愷，紹興間知撫州。民許一女歸其鄰久矣。旣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請公署爲異日之信。」愷立械其人于獄，僚屬愕然。愷笑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請爲諸

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

文惠識僞降

宋程史載。劉蘊古。燕人也。逾亮將南寇。使之僞降。以覘國。而無以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邪。因縱譚亮國虛實。以啗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邊臣不疑。密以名聞。時兵釁已啓。詔許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魏科。惟已兩薦禮部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國

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于朝。辨舌泉湧。廷臣咸奇之。會亮誅未得間。以北繼改京秩爲鄂倅。隆興初。濠梁奏北方遊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耒耜間。左揆陳文正等咸是之。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奸人來爲虜間。國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籍手反國耳。諸公雜然謂逾詐。文惠顧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當

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鳥合。何能爲。蘊古素謂廟議成。許其來也。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爲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幸成。猶不可知耳。文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惕不得對。比茶甌至。戰懼不復能執。幾墜地。遂退。諸公猶

不然然迄得不遣。既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遺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惠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闐闔。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損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

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于前錄。吳畏齋啓文惠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九淵能先知

宋陸九淵知荆門軍。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子果無恙。又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

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翼日有訴遭刼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

改元証僞券

宋高定子嘉太間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
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詔書三月始至縣安得有
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按淮海集載葛

書舉事與此相類。書舉知長垣事。有地訟更數年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契書爲証。書舉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僞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邪。訟者慚服。

謝麟辨誣讐

宋謝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讐鬪者。旣而爲所親殺之。民家因誣讐。麟訪知死者無子。乃所親者利其財而殺之。一訊卽服。邑人皆稱神明。

損齋罪淫奔

宋淳祐間瑞州高安鄭氏女棄俗修道自言遇仙號仙姑預言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雙履于欄砌四方祈福者不絕縣聞之郡或請申省請廟額封號損齋來宰高安疑之遣人物色知與道士奔得于龍興新建之境籍爲官妓道士就爲樂將板行案卷以解衆惑

長卿鞠殺弟

宋孫長卿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貲曰上等也問家幾人曰唯此弟耳曰然則

汝殺弟也。鞫之伏。郡人稱爲神明。

師孟械州吏

宋程師孟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卽就擒。

光祖詰捕蛙

宋馬光祖知處州。禁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空其腹。食蛙于中。黎明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曰。有知者否。曰。唯妻。公輒疑其妻與人通姦。追

妻詰之。妻曰：與人通，其人婢妾教夫如此，意欲陷其夫于罪，而據其妻也。公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于法。

獻卿揣殺僧

宋俞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奸，曰：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屍，一縣大驚。

失盜捕二子

宋歐陽頴知歙州。富民有盜夜入。啓其藏者。百計捕之不獲。有司苦之。頴獨捕富家二子。械送獄。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驚疑互諫。頴不聽。鞫愈急。二子服。取其所盜某物于某所。皆是。衆以爲神。

歐陽視左手

宋歐陽曄治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畢。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

食者皆以右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惟濟辨自創

宋錢惟濟知繹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主欲殺人。久繫不能決。惟濟取盜與之食，盜左手舉匕，筋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爲之邪？辭遂服。

蘇渙折取衣

宋蘇渙知衡州。有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渙疑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衣以爲功。尚何呼他人。此必爲奸。訊之而伏。他日果得真盜。

行德捕桑門

宋武行德遷河南尹。時官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老嫗。持菜入城賣。

有桑門從嫗買菜少其直反覆取菜不買而去嫗既不售持入城門抱關者搜篋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門嘗買菜良久而去卽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之若神明都下清肅。

錢冶辨牀足

宋錢冶爲潮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大守刁湛曰

獄非錢令不可。台問大姓得火所自。乃一牀足耳。拘里人訊之。俱曰牀足讐家物。因率吏入讐家取牀足合之。良是。讐家卽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跡某家者。欲自免也。其家乃獲釋。

李兌疑自縊

宋李兌知鄧州。有富人榜僕至死。係頸投井中。而以自縊爲解者。兌曰。投井故不自縊。自縊豈復能投井。必更有受財者。教之。案吏果然。

江令辨故紙

宋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田。誑之曰。租我田。我爲收。若稅免。若役。鄰人喜。剗其稅役而租之。踰二十年。且僞爲券。以茶染紙。類遠年者。訟之于縣。以爲已田。縣令江某者。取紙卷展開視之。曰。若遠年紙。裏當色白。今表裏如一。僞也。訊之。果伏。得賊眉睫間。

金趙元天會間。知蘇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圍視。莫知所爲。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寮吏問其故。

元曰。偶得于眉睫間耳。

徽柔鞠殺姪

金劉徽柔。熙宗天眷二年。遷洪洞令。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爲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雨邪。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逃死。遂寘于法。

大節辨哭聲

金張大節。海陵天德三年。知太原府。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姦夫所

殺人以爲神

德淵辨瘡傷

金孫德淵。世宗時。遷沙河令。民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又自刺其足。而曰秋桑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伏。

伯嘉詰誣盜

金完顏伯嘉。章宗時。官莒州刺史。讞屬縣盜。伯嘉曰。饑寒爲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

官兵捕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

并發尹妻奸

元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議。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誠。縣尹丁欽。以誠屍無傷。憂疑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上有釘。塗其跡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前夫棺。毒與誠類。并正其罪。

利用辨貨毒

元王利用大德二年改西安興元兩路總管有婦
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爲富商所貨獄
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冤也
察罕知構害

元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至元二十八年授樞密
經歷未幾從奧魯赤移治江西寧都民言某鄉石
上雲氣五色有物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取恐爲
居人所有衆惑之察罕曰妄也是必構害讐家者
覈問之果然

鞠火得殺夫

元鄧文原。僉江西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桐廬民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于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爲神。

哭井知殺夫

元丞相張昇。嘗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卽往哭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命

吏集鄰里。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不可辨。而婦人獨知爲夫。何邪。送獄訊問。乃姦夫殺之。婦與其謀。咸伏法。

思誠察賊吏

元王思誠。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迂。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吏。未幾果有訴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奪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

思誠罪土官

元呂思誠僉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土官有于元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遣其子迂思誠于道。思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道震肅。

晉孫辨自殺

元許晉孫擢進士。授建昌縣丞。天燈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旣操刃入其室。值乙將爨。捧所炊米而出。驚仆于地。奴走救得脫。甲卽以刃自刺。連呼殺人。具訴于縣獄。已具。晉孫閱其牘。曰。捧米能

復手殺人邪。卒值之。

兒指驗僞券

元潘澤。兪山北遼東道按察司事。民有訟爲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澤以凡今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于券爲信。以其疎密判其短長。老少與獄詞同。及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澤曰。僞敗在此。爲召郡兒年十三者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誅。毀券還之。

葉琛神察盜

葉琛仕元。任歙縣丞。嘉興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燕享。必令朱集之。一日以毆爭至死。琛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爲盜。以琛爲神。後轉青田縣尹。牛疫死者法當聞。海谿之地。不滿十餘里。浹日內。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琛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腫對。琛曰。其肉還可食邪。抑棄之也。民曰。安肯棄之。每下其直。以歸解牛家耳。

琛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同行。今猶在縣門東。卽其人也。琛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于腰。琛取視內有大鐵鍼一。皂角革麻子各四。琛曰此非毒牛具邪。解牛者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鍼鍼牛。牛輒腫不能食死。琛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

唐公問筐篚

元大定間唐公爲寇氏令。縣界有種瓜者。一婦人因過瓜圃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之詣官。自謂一

瓜不能治罪。又自摘三十枚。以誣其婦。公問曰。婦人盜瓜。時挈何筐篚乎。瓜主曰。無。公卽叱瓜主抱子。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枚。已不能堪矣。遂伏誣告之罪。

鄭制宜獲盜

元鄭制宜。潞國公鼎之子。襲父職。太原平陽萬戶。戍鄂州。有盜伏近郊。晨暮剽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顧盼異常。制宜縛入獄。問之。無驗。行省疑其非。將釋之。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

白馬貌服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爲盜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

懷貞詰飯僧

元大懷貞。遷彰國安武節度使。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曰山西人。復問曾與盜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二日詰盜果引此僧。衆皆服其明察。

圖金辨承誣

國朝單安仁。洪武初爲浙江副使。金華民有訟其

邑丞受白金者。公詰之曰。頗聞爾承賢。爾細民也。奈何犯法而誣之。卽圖白金短長圓方形來上圖。上復命諸左証圖之。人人殊。公曰。是非誣邪。衆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誣者。

失貲得妻姦

周新求樂間。任浙江按察使。時一巨商遠回。未抵家。日暮恐爲人所圖。潛以其貲埋入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其故。明日掘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通也。覈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樓

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

止炬得僧奸

秦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鏐全積。至時果就火。士民擁仰。巡按御史某聞之來視。至則令止炬。扣所願。三四不應。御史訝。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墮淚。疑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亦不能。乃諸髡縛諸薪上。加以緇袍而麻藥噤其口耳。伺其甦。訊得之。乃知歲如此。先邀厚施。比期取一愚髡當之也。遂抵于法。

呼妻知殺夫

前輩說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旣登舟。伺一奴久不至。舟人見其单子。地復僻寂。忽發惡念。急起擠之水。攜其貲歸。更詣商家擊門。問商何不行。商妻遣視舟。無有也。問奴。奴言纔至舟。不見主人。莫知所之也。乃始以聞之縣。逮舟人鄰比。訶詢反覆。卒無狀。由是歷年莫決。至此令因屏人獨詢商妻。始舟人來問時。言語情狀若何。妻云。夫去久。舟人來擊門。門未啓。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來。

下船言止此耳。令却屏婦。召舟人詢狀。其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無須他証矣。舟人譁曰。何服邪。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卽知其不存。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

雍泰詰殺女

雍泰字世隆。成化間。知吳縣。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匿屍湖中石下。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踪跡皆不得知。妾父脇財。始知死所。泰使人觀

其屍乃訊父曰。夫匿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屍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一拷而伏。

劉昌詰橋石

劉昌縣筭瑣探載。余嘗自鎮平至南陽。至麒麟崗。見大塚數十。皆荐被發者。問從吏曰。崗上有大塚。今摧陷矣。此石麒麟。卽故塚上也。余惋惜久之。至十三里。見大塚益多。又至三里河。則一草庵外。方架石甃橋。且治碑紀建橋功。皆麓完。余入庵。惟一

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余問此大石從何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耳。余遍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爲。曰。當是殺牛馬然。余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余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余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邪。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余怒。使吏送付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以建橋爲功。而公肆其惡。一無問者。

何邪。昔韓滉嘗曰：盜非牛酒不嘯結。於是禁屠以絕其謀。余身在述職，聊自太息而已。

鞠婦得竊金

許襄毅公進任山東時，歷城縣有客經營三年來歸，得銀二伯餘兩，乃于深夜埋母墓側，詐爲折本，狼狽而歸。其妻不勝悽愴，夫乃告之曰：吾經營得銀二伯兩，已埋母墓側矣。明當取來。詰旦取之，已失所在。遂遍訴諸司，無可白者。公曰：暮夜無知所告者，惟妻耳。必其妻先有所私，從旁竊聽，不然，豈

真爲神輸鬼運邪乃拘婦刑鞫之果如公言

閱圖辨僞屍

張曉陝西三原人弘治初爲河南按察使陳州有告毆死一少年者三年莫能決曉閱屍圖驚曰安有少年而缺其齒乎訊之果捕得真少年其屍乃一乞嫗也事遂白人稱爲神明

延客得僞官

曾大父知廣昌日有詐稱某官投刺通謁者曾大父出延之入後堂坐定曾大父詢以某人某事俱

不能對。曾大父曰。此詐也。執付獄。遂伏假官之罪。

仁獄類編卷之十二終